



焚燒



黃錦樹——著

聰明而善良的人創造出來的美好信仰，安慰所有的必死者，
是人類還保有大片森林的時代的信仰……但願他找到一棵強悍一點的「自己的樹」
——榕樹其實也不壞，韌性夠，憑著走根，可以把自己延伸為一片森林。

麥田文學 216

焚燒

作 者 黃錦樹

主 編 胡金倫

總 經 理 陳蕙慧

發 行 人 涂玉雲

出 版 麥田出版

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台北市中正區信義路二段 213 號 11 樓

電話：886-2-23560933 傳真：886-2-23519179、886-2-23516320

發 行 英屬蓋曼群島商家庭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城邦分公司

104 台北市中山區民生東路二段 141 號 2 樓

客服專線：886-2-25007718、886-2-25007719

24 小時傳真專線：886-2-25001990、886-2-25001991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09:00-12:00；下午 13:00-17:00

劃撥帳號：19863813 戶名：書虫股份有限公司

E-mail：service@readingclub.com.tw

網 站 城邦讀書花園

網 址 www.cite.com.tw

麥田部落格 http://blog.yam.com/rye_field

香港發行所 城邦（香港）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235 號 3 樓

電話：852-25086231 傳真：852-25789337

E-mail：hkcite@biznervigator.com

馬新發行所 城邦（馬新）出版集團【Cite (M) Sdn. Bhd. (458372U)】

11, Jalan 30D / 146, Desa Tasik, Sungai Besi,

57000 Kuala Lumpur, Malaysia.

電話：603-90563833 傳真：603-90562833

印 刷 中原造像股份有限公司

初 版 一 刷 2007 年 7 月 1 日

售價：260 元

ISBN：978-986-173-260-2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Printed in Taiwan）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焚燒／黃錦樹著．-- 初版．-- 臺北市：麥田出版：
家庭傳媒城邦分公司發行，2007 [民 96]
面：公分．

ISBN：978-986-173-260-2（平裝）

855

96009192

焚燒

黃錦樹——著

序／

散文與哀悼

張錦忠

We tell ourselves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

——Joan Didion

上一個世紀九〇年代初，我在台灣大學念博士班，每個禮拜三從高雄搭夜車北上，週末再夜行返回港都。有個學期修了一門李有成的當代文化理論課，讀一些班雅明、薩依德等人的文章。同鄉陳俊華、林加樂當時在台大念外文系，慕李有成之名而來旁聽。一日，俊華拿了一本《大馬青年》與一本台大中文系系學會刊物《新潮》給我，說是黃錦樹託他送我的。我略聞錦樹之名（他那時參加留台文學獎與客聯的徵文比賽，已頻頻得獎），但是沒見過面。俊華說錦樹那個時段在《中外文學》編輯室左邊的教室上課。我在課間休息時上廁所，經過那間教室，只見中文系某位白髮蒼蒼的老教授講課講得興高采烈，七、八個學生如沐春風般專注聽課，時而哄堂，只有一個膚色黝黑、頭髮微鬢的後座學生不為所動，低頭看他的書。我猜那個人大概就是黃錦樹了。

我沒有猜錯。有一回兩門課的老師終於都同時下課，錦樹與我也就在《中外文學》編輯室右邊的廁所他鄉遇故知，寒暄了幾句。

日後大概也稍有來往吧。我記得有一回他到舟山路（那時還有舟山路）台大研一舍找我，給我看陳亞才的一封信，談到我在《中外文學》一篇論馬華文學的論文，我還送了他一本《現代詩》雜誌和一本我大學時代在故鄉出版的小說集孤本（好像沒有封面，忘了爲什麼沒封面），回報他贈書雅意。後來他畢業了，我還在博士班打持久戰。

那是錦樹的「經典缺席」的年代，也是他在馬華文壇發揮紅衛兵本色放火燒筍的開始。燒筍的目的不在製造霾害，而是發動文學場域小革命。馬華文壇當然不乏紅衛兵，在三十年河東，社會現實主義文學當紅的年代，動輒以洪水猛獸或妖花毒草等口號攻擊現代詩的那些人，師法的正是北方大國紅衛兵的鬥爭本色。我在上面戲稱錦樹爲紅衛兵，純粹只是形容他爆破陳舊觀念或成見與掃除文壇權威的筆力。從那時起，「黃錦樹」就成爲馬華文學界又愛又恨的文化現象，轉眼已十多年了。

當然，在當時，錦樹並不曉得他以千字左右的〈經典缺席〉短文回應禡素萊的「開庭審判」馬華文學的議題會引起這麼大的文化風暴，影響竟如此深遠。現在看來，那場論戰的確是馬華文學論述典範轉移的重要案例。禡黃的「兩個沒有」主調——禡素萊轉述的日本漢學家的謬論（「沒有馬華文學」與錦樹的設論（「沒有經典」）——正好踩到了馬華文學的痛處（不被認可的挫敗感），點出了馬華文學的身分認同危機，難怪我所尊敬的陳雪風等在馬華文壇耕耘多年的現

實主義前輩要跳出來訓斥像黃錦樹這樣快要三代成容的「壞孩子」了。

後來錦樹去淡水念碩士班。他的「淡江記」本書的〈聊述師生之誼〉與〈角頭風雲〉述之甚詳。那年李瑞騰辦了台灣的第一個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研討會，發表了兩篇重要論文：林建國的〈爲什麼馬華文學〉（建國題目靈感大概來自黃仁宇，不過馬華論壇從此多了不少「爲什麼」什麼的牙慧，乃建國之過）與錦樹那篇又長又亂的〈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事隔多年，一個研討會還有兩篇論文令人難忘，已屬難能可貴。君不見台灣今日研討會多如過江之鯽，曲終人散後有誰記得誰發表了什麼論文？）。溫瑞安的神州案例在八〇年代以後成爲台灣文壇禁忌，只有林耀德與錦樹認真爲之召魂。錦樹以神州諸子在台灣水土不服的中國圖騰展開他此後多年的中國性思考，此文不可謂不重要。論文另有長註〈神州故人〉，不過哀悼的意味已多於召魂了。

那時我還在台大上陳傳興老師的精神分析學，錦樹也來旁聽，有時課後也和我們（陳傳興老師、易鵬、馬耀民、沈志中、我）一塊在台大附近的咖啡館吃飯喝咖啡，多半是默默在旁聽我們閒話。沒想到後來陳老師因種種不足爲外人道的學院政治因素而沒在台大兼課了，錦樹卻考上了清大的文學所博士班，在新竹繼續和陳老師吃飯喝咖啡。他在水木清華歲月的酸甜苦辣，見諸沒收入本書的軼文（不夠世故）（沒收入本書要去哪裡找？這難不倒好事之徒吧？）。學院建制的銅牆和社會的鐵壁一樣貨真價實與凶險，有其叢林法則，也許錦樹就是因此而練就一身刀槍不入的功夫罷。

一般讀者讀〈聊述師生之誼〉與〈不夠世故〉二文，可能覺得有如讀新儒林外史，有些地方簡直是爆料。當事人則難免認為作者真的不夠世故（世故的話就不會寫不會這樣寫了）。我倒覺得從此二文可以見出錦樹既狂又狷的真性情：狂者未必如他人所說的「跋扈飛揚」，但總是不願世故，狷者則有所為有所不為。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一個離散他鄉的馬華子弟如何在學術路上走過孤寂無依的歷程。也幸虧無所依傍，他才能土法煉鋼，成就自己的一套學術武功。他渴望求知（要把三代的書都讀回來），故中學西學左涉右獵，然而傳統中文系的小學國學訓練無法滿足他。後結構主義當年在學界捲起千堆雪，可是那是外文系（外文系也有抗拒這波西潮的學者），中文系似乎文風不動。錦樹的英文、法文大概也不會太好。大馬獨中（或台大）的訓練或讓他閱讀英文沒問題，但是閱讀從法文俄文德文譯成英文的理論書難免吃力。不過他也趕上大陸三十年河西後改革開放時代翻譯西書的熱潮，從巴赫金、德希達，到拉崗，他都蒐購苦讀。這些八〇年代以來登陸台灣的西方理論家的功夫路數，他即使不是豁然貫通，對其論述脈絡也算了然於胸。

從淡水到新竹，錦樹漸漸南移，慢慢遠離台北，後來遷到埔里，離都市「瘋狂人群」就更遠了。

這幾年錦樹和我來往比較密切，不過還沒有密切到「言論結盟」（我們共同的朋友莊華興語）的地步（很多時候還是各行其是，不過對若干我們皆有興趣的課題，如馬華文學、台灣文學、現代性、民族主義，錦樹總是頗多洞見，時常予我啓發），往往就在研討會場碰面。我們之間的聯結主要是馬華文學論述。先是他在元尊出版了《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希望建國和我都能各出一

本，以為在台馬華文學論述奠基，不過我們還沒有整理出書稿，出版社就已執笠。等到錦樹轉移陣地到麥田時，又把我們推薦給王德威主編的人文系列，才有了我那本小書《南洋論述》。十多年下來，馬華文學論述與在台馬華文學的表現合流，倒也形成台灣文學複系統裡的小文學社群，成為台灣文學夜市地攤之一，也到了回顧其離散歷史與歷史性，盤點存貨做點小結的時候了。平心而論，如果說「在台馬華文學」在台在馬的小文學場域裡還有點社群規模，兼具小說家與學者身分的錦樹這些年來的衝撞，可謂貢獻良多。

不過更多時候我們的交往有賴伊媚郵往返，談的多半是一時興起或不切實際的想法，例如二〇〇七年為馬來亞獨立五十週年，我們幾年前就鼓動任職出版社的朋友配合推出幾部馬華小說家的長篇、編輯不同語系背景的大馬華裔作家的短篇選集（迄今無出版下落的《華馬小說七十年》）、也建議編文藝副刊的朋友徵求以一九五七年為題材的短篇小說，以資紀念。前年夏天我在加拿大時，不知何故我們竟談到組一個團隊合力編纂一部「華馬文學史」的可能性，後來又不知何故沒了下文。近時我們則談及找點贊助，出版一套「馬華文學經典」（我笑他說這豈非和他當年的「經典缺席」說法矛盾？），還列了影子名單給俊麟。說這些想法有不切實際之嫌也不盡然是自我嘲諷，錦樹也知道要大馬華社有錢人熱情贊助馬華文學，往往是（文人的）熱面孔貼（商人的）冷屁股，除非有錢人年輕時也是文藝青年（不過文藝青年日後飛黃騰達者幾稀），但是有一回還是擬了「徵求認養」的說帖，請華社贊助《華馬小說七十年》，結果呢，套用錦樹的說法，「成爲笑話一樁了」。這樣的笑話其實是滿悲哀的。

錦樹這本散文集正是一冊遣悲懷的悼亡書。年輕的詩人方路也說錦樹的創作，「一路寫來，卻是充滿哀悼的」，他指的是錦樹的小說。其實錦樹的散文也頗多哀悼之情。集中文字，直接書寫傷事傷逝，如父親、岳父的死亡，如同儕、舊友的自殺，語多感傷，令人動容。他寫走過殖民主義與後殖民時代的故鄉長輩之死，見證了「每個父親背後都有一個巨大的世界」。錦樹試圖在小說〈土與火〉及〈火與土〉將這個世界建構回來，作為給逝者的（愛的）贈禮。我去年夏末赴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研究一年，年底父親在馬來半島南方的邊城新山猝逝，連告別儀式與葬禮也來不及參加就從此天人兩隔。人生憾事，莫過於此。家有高齡老母，身為人子，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快點回到離馬來西亞近一點的城市。「人」，錦樹在〈亡者的贈禮及其他〉中體悟／提醒，「真的是會死的」（「不要沒有準備」）。後來錦樹來信說：「節哀。我比你小十歲，我老爸過世卻快十年了。」對我們這些在貧乏世代活過半輩子的離散族群而言，老家那些永遠失去祖國的長輩凋零南方，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或與家鄉故園聯繫的斷裂。我至今無力建構可以繼承的後殖民遺產，「只剩下無端受之父母的，易朽的身體髮膚」與倒過來的沙漏。還是錦樹的話與譬喻。

死者已矣。存活者卻不乏飽受生活煎熬（錦樹自己度過的也是「緊張生活的十年，疲憊不堪的一週復一週」的日子），或靈魂為憂鬱所苦者，他們找到一個不想繼續在暗夜活著的理由時，就燒炭或「在自己的樹下」自我了斷了。在這憂鬱的年代，錦樹頗有幾個朋友、同學、認識或認識但不熟的同儕走上此道。「忍見朋輩成新鬼」，生命如此脆弱與無常，令他震撼，也意識到轉眼已是參加同輩告別式的哀樂中年了。這樣的意識，卻讓他有一陣子諸事提不起勁來，大概是陷

入一種無邊的「興致索然」(ennui)，首先是「論文和小說都寫不下」，後來「連寫散文的勁都沒了」。

彷彿是說寫散文需要的「勁」較諸寫小說或論文。當然不是的。《焚燒》裡頭的散文隨筆有感性有知性，有隨感有思想，「力作」多篇，早已青春不再的我輩讀來，尤其感慨繫之。前文說錦樹「刀槍不入」，當然也是誇張的說法。讀集中最晚收入的〈該死的現代派——告別一位朋友〉一文，就了解錦樹的單門所在：倘若他不重友情，就不用告別友情了（多年以前我們的朋友張永修也跟我講過一個錦樹重友情的故事）。〈該死的現代派〉刊出前後，好事之徒探聽內情者豈在少數？殊不知不管發表不發表，此文別無內情（別無「核心成分」），就是一個（告別）友情的故事——刻意（避免傷感而）用第三人稱書寫的，而且還沒寫罷儀式就已完成。這裡我們看到錦樹看到而我們看不到的友情作為告別的受詞的分量，及其涵義困境。「告別一位朋友」其實是弔詭句，告別一位「朋友」？是「朋友」才要告別。如果已經「不是朋友」，則經已「告別」，無須「再」告別。再告別一位「過去的朋友」，意義不大，因為已經「不是朋友」。因此，〈該死的現代派——告別一位朋友〉意不在告別，而在「把話說清楚」，然而「現代派」該死而不死，咒語不靈；「告別一位朋友」竟是說不清楚的話語：告別既是告別，也是訣別。在「該死」的咒語與「告別」的言辭之間，（這篇）散文書寫竟是一個哀悼散文的儀式或彰顯散文作為哀悼儀式的儀式。（該死的現代派——告別一位朋友）沒有把預設讀者「他」寫進小說去，倒是把「該死的現代派」的隱藏作者（implied author）寫進散文來。

此之乃散文作為哀悼的文類。

這篇序文始作於去年冬天在加拿大溫哥華島的域多利市來路屋 (Royal Oak) 居處，從回憶與錦樹的交往寫起。寫寫停停，後因故擱筆，一擱多月，終於在亞熱帶濕熱夏季提前到來的學期末收筆，也算了卻一樣心事。返台後生命徒然為許多無益之事磨損，越發懷念在來路屋的那幾個月月的讀書寫作生活。如果在那裡多住一些時日，說不定我也有寫散文的情懷了。

是為序。

二〇〇七年六月四日 高雄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中山大學外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現當代英文與華文文學。

自序／

生命的剩餘

動念爲自己編一本散文集，是在臨近四十歲時的事。

剛開始學習作時，確實三種文類都嘗試過。像我們這種毫無師承，完全靠自己摸索，浮沉於文學獎，憑著它建立一點淺薄的自信及更多的挫折的人，確實難免會一直懷疑自己到底有多少文學才能，能寫出什麼，能寫多久。尤其入行以後，赫然發現神主牌堆積如山，不只高不可攀，還大得嚇死人。但要做別的選擇已經來不及，也沒必要了。做任何其他的選擇，一樣會碰到同樣的問題。每個行業都會有天才在裡頭建立尺度，嚇人。作爲一個近乎「白手起家」的普通人，盡了力，也就可以對自己交差了吧。

我一直認爲寫詩全靠天分，散文小說則不然，小說尤其應該可以「力學而能」，但經驗上並不完全如此。就如同沮喪的畫家，總覺得畫出來的東西「顏色不對」。天分的因素當然存在。

從大學時代迄今，摸索了近二十年了。一開始寫小說時以故鄉的題材爲主，到現在也還是這樣。使命感嗎？倒不見得，其實是沒什麼選擇，那幾乎已是寫作的理由本身。我被歸屬於一個非常貧乏、沒什麼可以傳承的文學傳統，來自於種族政治如磐石般堅固的民族國家，用中文寫作本

身即是一種對官方並不友善的政治行爲，尤其當符碼指涉向那塊國土的任何可能的局部。套句俗成的比喻，我們成長於（大馬）歷史終結之後：精鋼鐵籠已造好了，此後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件，只有無力的掙扎與無用的感嘆。吶喊過，徬徨過，接著以冷嘲。但又有什麼用呢？還好現代的知識傳統告訴我們，文學本無用。原來一切不過是自娛。如果歷史會笑，一定是冷笑。

那散文呢？我在課堂上誤人子弟時常告誡「桃李」們：散文不可多做，多做必假。原因很簡單，套句行話，它的虛構契約不容許它虛構，一旦虛構到被看出水分，就會變成另一種東西。常聽到有人用半生熟術語名之爲跨文類，說它成了散文詩，亦小說（也是小說之謂）。說得精確點，這主要是指抒情散文（被困於我的鐵籠者）。即或不傷於詐，也難免雞毛蒜皮，百無聊賴。多了還是不免乏味的。所以我個人偏好老作家老學人的散文，以其人情練達，爐火純青。另一方面，我們談論一切（包括寫質木無文的謀生論文）都用散文，是以它的天地又無限大。那種散文，常見有人用一個生術語（未經概念化）名之爲「學者散文」者，靠的是學養，品味，見識。淺變亦不能爲。

出一本小書不該講大話。以上雖千言，可簡述如下：散文人人會寫，切忌多作。這是我自己的感覺，散文不能當一種文類來經營。到頭來它會更馴服於文學的商品機制（文學副刊、專欄的需求），因爲它彈性太大，更能適應生存環境。因此我自己寫得很少。早歲曾經嘗試過所謂美文（散文詩，亦小說），但很快發現不如去寫小說，後者的容積大得多了。第一輯的文章保留了部分殘骸，寫於一九八九至一九九六的八年間。本書的主體部分（第三輯的九篇）寫於這兩年（二〇

○五至二〇〇六），大部分是回顧這十年（一九九六至二〇〇六）來埔里後的生活，也都發表在這兩年間我在大馬星洲日報「星洲廣場」上的隔週小專欄〈隨感錄〉（少數篇章，或其精簡的版本，曾刊於此間媒體，詳文末註明）。另外一些性質接近、寫於一九九七至二〇〇二年間的五篇散文，則收於第一輯，書寫的時間較接近所傷之事的時間（如親人的死亡）。

第二輯的八篇文章比較接近雜文（另一個生術語），收了我的小部分文學風雲錄，與這世界的摩擦。部分文學感想，關於閱讀、寫作、出版、爭論。

文章發表後可能傷了一些人，譬如說我的學生「多朽木」。但其實以朽木與漂流木對舉，邏輯上亦欠周圓；衡之常理，漂流木亦多為朽木。大學普及化之後，學生素質的平均化，也是難免的事。更尤其敝校屬中部大學。但問題不該陷於先天論，憑後天的努力，凡木應該可以自我修煉成良材，即使成不了紅檜，也可變香樟，或至少杉木；但如果你服膺道家學說，當個散木其實也不錯（《莊子》描繪的散木看來異常堅韌不易朽）。〈聊述師生之誼〉批評昔日的老師龔先生後期的學術，難免令他不快。不過那是我十多年來沒改變的看法，也許世界變了，我沒變。也許其間也有「不復有進」的問題。

出一本小書紀念自己不可能不惑的四十歲，倒不是仿前賢寫什麼「四十自述」，也無豐功偉業可陳述。不過是藉此整理一下被文字捕捉的，昔日之我剝落的存在。而四十歲，藉英國小說家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在小說〈縫百衲被的人〉裡的話，「四十歲的意義，真正的意義，在於：在分配好的一段時間中，你離死亡比出生近了。在生命這條線上，我已超過

中途站」(《焚舟紀·別冊》，台北：行人，二〇〇五，頁一三二)。用我自己的話，是「沙漏倒過來了」。而且不知道還會漏多久。

二〇〇六年三月末，一位久未聯絡的大學同學突然自縊，事後某位返馬已久的老同學在信中說他「非常悲痛」，但我竟沒有什麼「悲痛」的感覺。反而一時找不到適合的詞彙來表達，只好試著描述、敘述，寫了兩篇散文(「一個朋友之死」、在自己的樹下)，權當作亡者的贈禮。但寫完那兩篇後，連寫散文的勁都沒了。之前一段時間較集中的寫散文，部分的原因是突然陷入論文和小說都寫不下的狀態。

我這個世代的寫作者，好用自殺來解決問題，這幾年幾乎每年折損一個。當然那不一定和寫作這回事有關。對某些人而言，生命就是苦熬，即使我們的世界並非亂世，每個人都有屬於他自己的地獄。那位自殺的老同學，大學時也是位文藝青年，有一顆善感的心。活不過四十歲，沒有晚年。到了一個年歲，大概繼續活下去也需要個好理由吧。

一如所有的非天才，起步時都難免寫過一些晚歲時或許要悔之不已的青澀的垃圾，但也無可奈何。有的人珍若敝帚，但出書又不是開掃帚店……但這本集子畢竟還是收了幾把前述的打掃工具。現在重讀，真的會有一點不好意思。那麼的刻意。但許多青春的感慨竟然一直延續到近年，已成了歷史的感慨。大體而言，這本小書大致再現了我來台以後，跌跌撞撞走到今天的歷程(當然，這不是自傳，有太多省略)，我二十年來的徬徨。「在自己的樹下」也許是更好的書名，但坊間有本新書用掉了我名字中的名詞成分；且挺囉嗦的大江近年有本小書也是這名字。「蹤跡」